

新西兰共产党政治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声明



人 民 出 版 社

新西兰共产党政治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声明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FULL POLITICAL
COMMITTEE STATEMENT
ON THE MARCH
MOSCOW MEETING

据《新西兰共产主义评论》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译出

新西兰共产党政治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三月会盟的声明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5}{8}$ · 字数 13,000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928 定价（四）0.09元

21082

統一書號：3001·928

定 价： 0.09 元

引 言

新西兰共产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再次为生活本身証实是正确的。苏联共产党领导迫使世界各国党接受修正主义路綫的行动遭到了另一次挫折。

苏共领导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莫斯科召集了十九个党的會議。新西兰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对这次會議和會議公报作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批判。它还研究了这次會議和會議的組織者在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世界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

新西兰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得出的主要結論概述如下：

一、會議的組織者试图以不可告人的手法把这个不正当的會議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而繼續損害了共产主义和世界工人階級的事业。

二、公报在漂亮話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的掩飾下企图进一步制造世界运动的不团结。

三、公报表明，苏共领导人(和他們在其他地方的支持者)坚持他們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且决心要把这种观点强加于世界运动。

四、这次會議所起的实际作用是鼓励帝国主义繼續在越南进行破坏性的战争，以进攻来威胁中国，加剧它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残酷鎮压。

五、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坚持这种立场：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必须以它们的联合起来的力量予以对付。新西兰共产党的重大任务是努力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斗争，制止美国对社会主义的越南进行的战争，并迫使美国军队从南越撤退。

六、世界各国党内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是走向运动的革命团结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的新胜利和击败不断进行战争威胁的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

会 議 的 背 景

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从开始知道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争端的时候起，就一贯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国际会议——只要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一致，而不是为了强行造成组织上的分裂。因此，新西兰共产党一贯坚持，在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之前，应当在有分歧的各党之间举行双边会谈。

它认为这是必要的，第一，因为这符合一九六〇年八十一党会议规定的程序。第二，因为有关各党需要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以便为召开这样一次世界会议奠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新西兰共产党同越南劳动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起，属于最早要求苏联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会谈的党之列。一九六二年二月，新西兰共产党写信给这三个有关的党，要求它们举行这样的会谈。写这封信，是由于新西兰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后期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

大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行动表示关切。

虽然中国共产党表示願意会談，但是，会談沒有举行。形势恶化了。将近一九六二年年底时，东欧和意大利一系列兄弟党的代表大会被当作讲坛来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一九六三年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秘密报告，这个报告以批判的态度研究了爭端，认为苏共領導的路綫是修正主义的。由于下面要談到的原因，苏共改变了它的方針，从反对召开世界會議变为贊成召开了。新西兰共产党仍坚持：必須先举行有关党的双边会談。一些这样的会談安排了。情况很快就清楚了，苏共領導无意让这些会談成为本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寻求真理的会談。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出席了会談。但是在举行会談的前一天，苏共領導人向全世界公布了那封現在已經臭名远揚的公开信，这封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繼續进行了会談。情况很清楚，苏共領導完全不能对中国党对它的路綫提出的根本性的批評作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答复。

苏共領導人在其后同其他一些党举行的会談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們完全不願意本着彻底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考虑別人對他們的路綫的怀疑和批評。

我們党的代表团一九六三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談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志們知道，我們坦率地、暢所欲言地說明了意見，但是却同也是謀求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态度对問題进行研究的其它一些党的代表团一样，遭到的是謾罵和主观主义的攻击。

苏共領導人的态度可以概述如下：“不得批評我們的路綫。即使你們认为这条路綫是修正主义路綫，你們也必須服从。世界各

国党都必须毫无异议地遵循这条路线。谁不这样做，我们就把他们排除出世界运动”。这样，“强迫同修正主义一致”否则就公开分裂的路线就成为苏共领导人的路线。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傲慢地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说，只有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把他们重新接纳到这个大家庭里来。因此，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还没有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显然认为他们力量强大，足以把他们的路线强加于世界运动。这就是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初改变反对召开世界会议的政策而极力要求召开世界会议的原因。他们依靠他们在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机构内的追随者，力图强行实现他们的打算：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所有的共产党，否则就使运动公开分裂。他们违反世界各国党一九六〇年声明的规定，坚持要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

修正主义者要召开筹备会议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西兰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小组强烈反对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企图成立一个筹备和召集世界各国党会议的委员会这种单方面的、不正当的行动。新西兰共产党反对这种行动，因为它坚信，这种行动的目的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相反，是再次试图把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制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实行公开分裂。

赫鲁晓夫规定的开会日期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这之前，赫鲁晓夫下台了。

从当时和以后发表的声明和批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赫鲁晓

夫被解除一切职务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在他的世界观中占统治地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知道，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不可能真空中发展的。周围一定要有有利于它的发展的土壤。没有任何具有这种强烈的资产阶级特点的个人可能夺取苏共的最主要的地位，除非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他的有影响的同事（至少是主席团中的同事）的世界观中也已經普遍存在。在高级领导人当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只局限于粗暴和囂張的作风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和方法必然要反映在反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也就是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上。而这恰恰就是在苏共高级领导人中所发生的事情。共产主义政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被破坏了，同时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然而仍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詞藻裝飾起来的）政策推銷給各个共产党和世界工人阶级。这就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意識形态斗争的根源。

因此，得出这种結論是不正确的：赫魯晓夫被解除职务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一已被承认的事实。必須看到，他和他的同事們制定的政策遇到了困难。这些政策沒有象所希望的那样在世界运动中爭取到盟友。赫魯晓夫个人态度方面的粗暴和囂張等资产阶级思想表現日益妨碍他的同事們执行这些政策。必須改变策略，需要更为圓滑的路綫。这就是赫魯晓夫不得不下台的原因。这一点为以下事实所証明：赫魯晓夫坚持召开的會議暫停召开但并未取消。他的继承者坚持把这次會議强加給世界运动。他們規定了一个新日期——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尽管世界上有愈来愈多的党和小組、包括以前支持赫魯晓夫策略的一些党表示反对。其他一些党，例如澳大利亚共产党，則繼續完全支持赫魯晓夫的策略，摘自《論壇》周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的下列語句証明

了这一点。

“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周末批准了它的代表团(劳·阿隆斯先生和吉·摩斯先生)的报告,这个代表团曾与苏联、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的领导进行了讨论。

“中央委员会确定了它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看法,并向它参加拟议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劳·路·夏基先生和劳·阿隆斯先生)发出了指示。

“它认为这样一次筹备会议应当举行,即使有些党拒绝参加,并认为它应召开一次有尽可能多的党参加的会议。”

我们应当再次注意到,组织者决心避开八十一党声明中所规定的那种适当的准备工作。在各党之间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双边会谈的必要性再一次被撇开不顾,而且也不进行认真的努力来为建立世界共产主义的团结奠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

共产党的革命团结只能在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任何其他态度只能是调和无法调和的对立物——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徒劳的企图。这是不能建立革命的团结的,这只能进一步造成不团结。

苏共领导人向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的只是这种“团结”:“工人阶级与它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团结”。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十九个党企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言词的幌子下以不可告人的手法强加于世界各国党的正是这种“团结”。

因此,必须看到,公报概述的举行八十一个党的会晤以考虑是否应该举行国际会议的计划只是修正主义的一个新手法,要在“克服分歧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借口下达到他们的反属

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

“筹备會議”的失敗

开会那天，被邀請的二十六个党中只有十九个党参加了會議。缺席的重要的党包括社会主义世界的五个党，即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鮮、羅馬尼亚和越南。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世界以外的最大共产党）和日本也拒絕参加。

世界各国党（包括象意大利和英国这样的一些与会党）的压力和未能召开有代表性的會議这一点迫使會議改变了性质——从組織和筹备一九六五年內举行的世界各国党會議改为一次降了級的“协商会晤”。这是苏共修正主义领导人即會議的組織者的一次挫折。

第二个打击是，會議本身被迫承认，它不能筹备和着手召集世界各国党會議。但是，从公报中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到，組織者并没有放弃把他們的修正主义思想强加給世界运动的希望。

为了推行这一点，他們現在决定，应当与所有的党磋商关于举行八十一党的預备性会晤的問題，举行这个預备性会晤是为了考虑召开另一次国际會議是否适当。

这就是修正主义领导人为了保全面子和希望延續他們正在衰落的影响而不得不表演的滑稽戏。这是为逃避真正的問題而作的徒劳的努力。真正的問題是：用科学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對他們的錯誤理論与实践进行彻底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分析。

世界的局势和修正主义者的 行徑揭露了修正主义

对莫斯科會議的組織者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力的打击，是世界局势发展給予的打击。

正当十九个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的时候，美国的炸弹象雨点般落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社会主义的越南，男人、女人和儿童丧失了生命。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财富被炸为灰烬。代表們却談个不休。是的，他們提到了越南。會議的公报仅仅用一句話提了一下越南問題就算了事。下面的話是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的《論壇》周报摘录下来的：

“会晤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声明中表达了对英勇的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的声援，并呼吁国际上声援反对美国黠武主义者的侵略行动的斗争”。

的确，他們也发表了被称为是要求“全世界公众采取行动来支持越南人民”的号召。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这是一个响亮的号召。共有大約八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會議，但是却只字未提这个事实：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行动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行动。这项声明并没有表示在其他場合曾經迅即表示的那种态度，即将使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不論任何地方保卫对世界工人阶级来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的領土。

提出这样的問題不是沒有道理的：要是美国的炸弹落在苏联的土地上，公报也会这样缺乏战斗精神嗎？

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十九个党的声明是一项受欢迎的重新保证：在苏联的领导人中间以及在他们在其他共产党领导机构内的支持者中间，赫鲁晓夫路线仍然占支配地位。

这个公报尽管大量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汇，但是却是空空洞洞的，这将大大有助于使美国政府相信，至少在目前，他们的轰炸机可能会从本来可能结束他们这种杀人勾当的方面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讲一阵子空话。

的确，这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时代适成不幸的对照。那时，人们公认，苏联领导人的声明是说话算数的。那时，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领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予以正当的尊重。而且，甚至在美国完全垄断原子武器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因此，修正主义者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再一次被揭露。世界工人阶级正在从生活中学习。行动而不是言辞，迅速地成了工人阶级考验党和领导人的准绳。在从古巴危机到越南问题，工人阶级遇到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许多人一时受了骗。许多人曾经以为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所体现的投降行为是走向消除核战争威胁的一大步。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和同“帝国主义明智派”和平共处的谬论也日益被生活所揭露。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行动，同修正主义者铁托（他充当帝国主义奴仆的角色遭到了更彻底的揭露）的拥抱，武装印度反对社会主义中国，使工会、和平、青年和妇女代表大会陷于分裂，破坏东京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和鼓励当地修正主义者分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这种种事情的含意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知道和了解。越来越多的工人已经认清，修正主义并不是为工人

階級服務的，而是替工人階級的敵人效勞的。結果，世界各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日益提高威望和得到支持。蘇聯領導所支持的修正主義共產黨在喀拉拉邦遭到的慘敗就是證明。

關於團結的兩條路線

造成前面所說的可恥行為的上述種種謬論在十九個黨的公報中表露出來。只要摘錄一段（見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的《論壇》週報）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甚至在存在着涉及到政治路線和許多重要理論和策略問題意見分歧的情況下，也完全有可能並且有必要爭取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大力支援各國人民解放運動的事業中、在爭取普遍和平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不管大國和小國——和平共處的鬥爭中、在為工人階級的迫切利益和歷史目標的鬥爭中一致行動。”

在赫魯曉夫和他的同事們的領導下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展起來的修正主義路線，顯然在這裡得到繼續遵循。公報充滿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所規定的路線”，“團結起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共同鬥爭”等等言辭。公報聲稱，這次會議所依據的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偉大歷史任務而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進行積極鬥爭的精神”。“團結，團結，再團結”就是口號！《論壇》週報所援引的那段話揭示了他們所尋求的“團結”是什麼貨色。那是在修正主義基礎上的“團結”。其目的是要鞏固修正主義的荒謬政策。他們事實上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黨說：“我們不管你們在理論、政治或策略上有什么不同意見。我們

必須‘團結’。”

每一个有階級覺悟的工會會員對右翼工會領袖經常玩弄的與此完全相同的騙局都是很清楚的。他們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体会到，右翼的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團結起來”的號召是怎樣把工人階級鬥爭即將奪得的勝利變成失敗的。

哪一個富有鬥爭性的工會會員沒有聽到過工黨領袖們的這種濫調？甚至霍利約克先生和諾德邁耶先生也“為和平而奮鬥”哩！難道他們兩個不是“團結起來”支持美國把“美國的和平”強加於越南人民的行動的嗎？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也是如此。

由此可見，同樣的字句對於代表不同階級的人有著完全相反的意义。

工人階級已經一眼識破帝國主義在新西蘭的公開代言人霍利約克在販賣“為和平而鬥爭”的字句。人們也越來越認清，諾德邁耶儘管打着工黨的招牌，卻象霍利約克一樣效忠於工人階級的同一個階級敵人。還不是那麼普遍地被識破的是：隱藏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詞句背後的修正主義發言人也是帝國主義的仆從。他們甚至是工人階級的更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儼然以工人階級的革命領袖自居。同時，他們從內部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幫了莫大的忙。因此，每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有責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來批判地分析十九個黨的公報。

這個修正主義公報的含意是，對於各個共產黨來說，字句比什麼都重要。在“為和平而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團結”等字句上取得一致比什麼都重要。公報認為，這是共產黨團結的堅實的基础。如果你同意這些字句，你盡可以在政治、理論或策略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換句話說，修正主義者提出了這樣的主張，這些

字句以及建立在這些字句上的“團結”，同階級立場、階級鬥爭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沒有關係。公報的含意是，各個共產黨沒有必要在階級行動的總路綫上取得一致從而在實踐中實現這些字句和口號。因此，在修正主義者看來，這些字句同各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和平而進行鬥爭的實際活動沒有關係。

這一切表明，這個公報完全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公報里沒有一點辯證法或唯物主義的內容。這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無需以事實為基礎或對現實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因此，共產黨也不再必要作先鋒黨了。每一個活動家都可以參加。修正主義的“團結”路綫就是要使我們落到這種境地。所以這條路綫又使我們回到一九〇三年列寧和孟什維克在黨員準則問題上的鬥爭。列寧堅持，黨員準則必須要求黨員屬於一個革命工人政黨的組織，並在這個組織中工作。按照十九個黨的路綫，列寧錯了，而孟什維克是對的。

修正主義者的“團結”路綫導向取消共產黨。這條路綫使共產黨從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變成工黨、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黨。這替帝國主義幫多大的忙啊！

我們已經看到帝國主義在本世紀初期是怎樣使工黨領袖變成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工黨助手”的，因此我們必須懂得，在工黨的影響日益削弱的今天，對帝國主義來說，在日益高漲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尋找自己的共產黨助手，是何等的重要。修正主義者就是充當了這個角色。剝開這個公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詞句的畫皮，我們就使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工人階級的修正主義叛徒原形畢露。

修正主義者所標榜的“團結”，不是意味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死亡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團結。修正主義者所標榜的“團結”，不

是导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采取决定性行动的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团结。那是强使人们无所作为和什么地方发生革命行动就对它进行破坏的“团结”。那是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团结”，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修正主义思潮淹没的团结，这股修正主义思潮要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去适应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

修正主义的“团结”就是分裂。它扼杀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它向帝国主义开绿灯，让它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扩大武装进攻，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软弱无力。修正主义的“团结”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生活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

对此，我们党是不能不闻不问的。十九个党的公报暴露了莫斯科会议的修正主义组织者要把世界运动置于他们的霸权之下的危险图谋。尽管他们无法得逞，但是有必要认清，就是今天他们在一些党内当权这种状况，也已经增加了再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认清，只要修正主义还控制着苏共的领导权，就存在着它在越南问题上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因此，我们党目前的首要职责，就是加倍努力以使新西兰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力量不断地采取行动，制止美国侵略社会主义的越南北方和要求全部美军撤出越南南方。同时，我们必须毫不犹豫、毫不畏惧地揭露可能用“为了和平的利益”或“避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类词句伪装起来的进一步向美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这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神圣职责。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修正主义领导人的图谋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保证了必然如此。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世界规模的示威和行动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同“帝国主义明智派”达成协议以实现和平共处，修正